明史/卷22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一百〇九 袁洪愈 王廷瞻 郭應聘 耿定向 王樵 魏時亮 郝杰 趙參魯 張孟男 李禎 丁賓 ◄

明史
卷二百二十二
列傳第一百一十　譚綸 王崇古 方逢時 吳兌 鄭洛 張學顏 張佳胤 殷正茂 凌雲翼

► 列傳第一百十一 盛應期 朱衡 潘季馴 萬恭 吳桂芳 王宗沐 劉東星 徐貞明

譚綸

字子理，宜黃人。嘉靖二十三年進士。除南京禮部主事。歷職方郎中，遷臺州知府。綸沈毅知兵。時東南倭患已四年，朝議練鄉兵禦賊。參將戚繼光請期三年而後用之。綸亦練千人。立束伍法，自裨將以下節節相制。分數既明，進止齊一，未久即成精銳。倭犯柵浦，綸自將擊之，三戰三捷。倭復由松門、澶湖掠旁六縣，進圍臺州，不克而去。轉寇仙居、臨海，綸擒斬殆盡。進海道副使，益募浙東良家子教之，而繼光練兵已及期，綸因收之以為用，客兵罷不復調。倭自象山突臺州，綸連破之馬崗、何家　覽，又與繼光共破之葛埠、南灣。加右參政，會憂去。以尚書楊博薦起，復將浙兵，討饒平賊林朝曦。朝曦者，大盜張璉余黨也。璉既滅，朝曦據巢不下，出攻程鄉。知縣余甫宰嚴兵待，而遣主簿梁維棟入賊中，諭散其黨。朝曦窮，棄巢走，綸及廣東兵追擒之。尋改官福建，乞終制去。

繼光數破賊，浙東略定。倭轉入福建。自福寧至漳、泉，千里盡賊窟，繼光漸擊定之。師甫旋，其眾復犯邵武，陷興化。四十二年春，再起綸。道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福建。倭屯崎頭城，都指揮歐陽深搏戰中伏死，倭遂據平海衛，陷政和、壽寧，各扼海道為歸計。綸環柵斷路，賊不得去，移營渚林。繼光至，綸自將中軍，總兵官劉顯、俞大猷將左、右軍。令繼光以中軍薄賊壘，左右軍繼之，大破賊，復一府二縣。詔加右副都御史。

綸以延、建、汀、邵間殘破甚，請緩征蠲賦。又考舊制，建水砦五，扼海口，薦繼光為總兵官以鎮守之。倭復圍仙遊，綸、繼光大破賊城下。已而繼光破賊王倉坪、蔡丕嶺，余賊走，廣東境內悉定。綸上疏請復行服，世宗許之。

四十四年冬，起故官，巡撫陝西。未上而大足民作亂，陷七城。詔改綸四川，至已破滅。雲南叛酋鳳繼祖遁入會理，綸會師討平之。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西。招降嶺崗賊江月照等。

綸練兵事，朝廷倚以辦賊，遇警輒調，居官無淹歲。迨南寇略平，而邊患方未已。隆慶元年，給事中吳時來請召綸、繼光練兵。詔征綸還部，進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薊、遼、保定軍務。綸上疏曰：

薊、昌卒不滿十萬，而老弱居半，分屬諸將，散二千里間。敵聚攻，我分守，眾寡強弱不侔，故言者亟請練兵。然四難不去，兵終不可練。

夫敵之長技在騎，非召募三萬人勤習車戰，不足以制敵。計三萬人月餉，歲五十四萬，此一難也。燕、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，非募吳、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，事必無成。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，議者以為不可。信任之不專，此二難也。軍事尚嚴，而燕、趙士素驕，驟見軍法，必大震駭。且去京師近，流言易生，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，更釀他患，此三難也。我兵素未當敵，戰而勝之，彼不心服。能再破，乃終身創，而忌嫉易生；欲再舉，禍已先至。此四難也。

以今之計，請調薊鎮、真定、大名、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，分為三營，令總兵參遊分將之，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。春秋兩防，三營兵各移近邊。至則遏之邊外，入則決死邊內。二者不效，臣無所逃罪。又練兵非旦夕可期，今秋防已近，請速調浙兵三千，以濟緩急。三年後，邊軍既練，遣還。

詔悉如所請，仍令綸、繼光議分立三營事宜。綸因言：「薊鎮練兵逾十年，然竟不效者，任之未專，而行之未實也。今宜責臣綸、繼光，令得專斷，勿使巡按、巡關御史參與其間。」自兵事起，邊臣牽制議論，不能有為，故綸疏言之。而巡撫劉應節果異議，巡按御史劉、巡關御史孫代又劾綸自專。穆宗用張居正言，悉以兵事委綸，而諭應節等無撓。

綸相度邊隘沖緩，道里遠近，分薊鎮為十二路，路置一小將，總立三營：東駐建昌備燕

河以東，中駐三屯備馬蘭、松、太，西駐石匣備曹墻、古石。諸將以時訓練，互為掎角，節制詳明。是歲秋，薊、昌無警。異時調陝西、河間、正定兵防秋，至是悉罷。綸初至，按行塞上，謂將佐曰：「秣馬厲兵，角勝負呼吸者，宜於南；堅壁清野，坐制侵軼者，宜於北。」遂與繼光圖上方略，築敵臺三千，起居庸至山海，控守要害。綸召入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，協理戎政。會臺工成，益募浙兵九千餘守之。邊備大飭，敵不敢入犯。以功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，協理如故。其冬，予告歸。

神宗即位，起兵部尚書。萬歷初，加太子少保。給事中雒遵劾綸不稱職。綸三疏乞罷，優詔留之。五年卒官。贈太子太保，謚襄敏。

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，積首功二萬一千五百。嘗戰酣，刃血漬腕，累沃乃脫。與繼光共事齊名，稱「譚、戚」。

徐甫宰

字允平，浙江山陰人。嘉靖中舉順天鄉試，除武平知縣。武平當閩、粵交，多盜，甫宰築城立堡者三。上官以程鄉賊盜藪，調之往。既平朝曦，超擢潮州兵備僉事，添註剿寇，任一子千戶。已而程鄉賊溫鑒、梁輝等合上杭賊窺江西。平遠知縣王化遮擊之檀嶺，賊敗奔瑞金，副使李佑三戰皆捷。賊由間道歸程鄉，甫宰討擒之，余黨悉平。賚銀幣。已，補潮州分巡僉事兼理兵備事。東莞水兵徐永太等亂，停俸討賊。甫宰已疾亟，乞歸。未幾卒。

王化

字汝贊，廣西馬平人。父尚學，職方郎中。化登鄉薦。嘉靖四十年，新置平遠縣，授化知縣。以擊賊檀嶺，有知兵名。田坑賊梁國相既降復叛，約三圖賊葛鼎榮等分寇江西、福建。化寄妻子會昌，而身率鄉兵往擊。賊連敗，乃縱反間會昌，言化已歿，化妻計氏慟哭自刎。化怒，追賊益急，獲國相於石子嶺。遷潮州府同知，仍署縣事。計被旌，官為立祠。化舉卓異，超擢廣東副使。南贛巡撫吳百朋以貪黷劾之，削籍。巡按御史趙淳薦其知兵，乃命以僉事飭惠、潮兵備。久之，考察罷。

李佑

字吉甫，貴州清平衛人。嘉靖二十六年進士。歷官江西副使，邀賊瑞金有功。尋敗廣東賊吳誌高、江西下歷賊賴清規等，皆賚銀幣。進江西右參政。偕總兵官俞大猷，大破劇賊李亞元。擢僉都御史，巡撫廣東。屢敗海寇林道乾、山寇張韶南等。隆慶中，被劾罷歸。

王崇古

字學甫，蒲州人。嘉靖二十年進士。除刑部主事。由郎中歷知安慶、汝寧二府。遷常鎮兵備副使，擊倭夏港，追殲之靖江。從巡撫曹邦輔戰浒墅。已，偕俞大猷追倭出海。累進陝西按察使，河南右布政使。

四十三年，改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寧夏。崇古喜譚兵，具知諸邊厄塞，身歷行陣，修戰守，納降附，數出兵搗巢。寇屢殘他鎮，寧夏獨完。隆慶初，加右副都御史。

吉囊子吉能據河套為西陲諸部長，別部賓兔駐牧大、小松山，南擾河、湟番族，環四鎮皆寇。總督陳其學無威略，總兵官郭江、黃演等皆敗死，陝西巡撫戴才亦坐免。其冬，進崇古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陝西、延、寧、甘肅軍務。崇古奏給四鎮旗牌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，又指畫地圖，分授諸大將趙岢、雷龍等。數有功。著力兔行牧河東，龍潛出興武襲破其營，斬獲多，加崇古右都御史。吉能犯邊，為防秋兵所遏，移營白城子。龍等出花馬池、長城關與戰，大敗之。崇古在陝七年，先後獲首功甚多。

自河套以東宣府、大同邊外，吉囊弟俺答、昆都力駐牧地也。又東薊、昌以北，吉囊、俺答主土蠻居之，皆強盛。俺答又納叛人趙全等，據古豐州地，招亡命數萬，屋居佃作，號曰板升。全等尊俺答為帝，為治城郭宮殿；亦自治第，制度如王者，署其門曰開化府。又日夜教俺答為兵。東入薊、昌，西掠忻、代，遊騎薄平陽、靈石，至潞安以北。起嘉靖辛丑，擾邊者三十年，邊臣坐失事得罪者甚眾，患視陝西四鎮尤劇。朝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使，賞千金，卒不能得。邊將士率賄寇求和，或反為用；諸陷寇自拔歸者，輒殺之以冒功賞；敵情不可得，而軍中動靜敵輒知。四年正月，詔崇古總督宣、大、山西軍務。崇古禁邊卒闌出，而縱其素通寇者深入為間。又檄勞番、漢陷寇軍民，率眾降及自拔者，悉存撫之。歸者接踵。西番、瓦剌、黃毛諸種一歲中降者逾二千人。

其冬，把漢那吉來降。把漢那吉者，俺答第三子鐵背臺吉子也。幼失父，育於俺答妻一克哈屯。長娶大成比妓不相得。把漢自聘我兒都司女，號三娘子，即俺答外孫女也。俺

答見其美，奪之。把漢恚，又聞崇古方納降，是年十月，率妻子十餘人來歸。巡撫方逢時以告。崇古念因此制俺答，則趙全等可除也，留之大同，慰藉甚至。偕逢時疏聞於朝曰：「俺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，威制諸部，侵擾邊圉。今神厭兇德，骨肉離叛，千里來降，宜給宅舍，授官職，豐餼廩服用，以悅其心，嚴禁出入，以虞其詐。若俺答臨邊索取，則因與為市，責令縛送板升諸逆，還被掠人口，然後以禮遣歸，策之上也。若遂桀驁稱兵，不可理諭，則明示欲殺，以撓其誌。彼望生還，必懼我制其死命。誌奪氣沮，不敢大逞，然後徐行吾計，策之中也。若遂棄而不求，則當厚加資養，結以恩信。其部眾繼降者，處之塞下，即令把漢統領，略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。他日俺答死，子辛愛必有其眾。因加把漢名號，令收集余眾，自為一部。辛愛必忿爭。彼兩族相持，則兩利俱存，若互相仇殺，則按兵稱助。彼無暇侵陵，我遂得休息，又一策也。若循舊例安置海濱，使俺答日南望，侵擾不已；又或給配諸將，使之隨營立功，彼素驕貴不受驅策，駕馭苟乖，必滋怨望，頓生厥去之心，終貽反噬之禍，均為無策。」奏至，朝議紛然。御史饒仁侃、武尚賢、葉夢熊皆言敵情叵測。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、張毅事為喻。兵部尚書郭乾不能決，大學士高拱、張居正力主崇古議。詔授把漢指揮使，賜緋衣一襲，而黜夢熊於外，以息異議。

俺答方掠西番，聞變急歸，調辛愛兵分道入犯，索把漢甚急。辛愛佯發兵，陰擇便利，以故俺答不得誌。一克哈屯思其孫，朝夕哭，俺答患之。巡撫逢時遣百戶鮑崇德入其營，俺答盛氣待之曰：「自吾用兵，而鎮將多死。」崇德曰：「鎮將孰與而孫？今朝廷待而孫甚厚，稱兵是速其死也。」俺答疑把漢已死，及聞言，心動，使使訶之。崇古令把漢緋袍金帶見使者，俺答喜過望，崇德因說之曰：「趙全等旦至，把漢夕返。」俺答大喜，屏人語曰：「我不為亂，亂由全等。令吾孫降漢，是天遣之合也。天子幸封我為王，永長北方，諸部孰敢為患。即不幸死，我孫當襲封，彼受朝廷厚恩，豈敢負耶？」遂遣使與崇德俱來，又為辛愛求官，並請互市。崇古以聞，帝悉報可。俺答遂縛全等十餘人以獻，崇古亦遣使送把漢歸。帝以叛人既得，祭告郊廟，磔全等於市。加崇古太子少保、兵部尚書，總督如故。

把漢既歸，俺答與其妻撫之泣。遣使報謝，誓不犯大同。崇古令要土蠻、昆都力、吉能等皆入貢，俺答報如約，惟土蠻不至。崇古念土蠻勢孤，薊、昌可無患，命將士勿燒荒搗巢，議通貢市，休息邊民。朝議復嘩。尚書郭乾謂馬市先帝明禁，不宜許。給事中章端甫請敕崇古無邀近功，忽遠慮。崇古上疏曰：「先帝既誅仇鸞，制復言開市者斬，邊臣何敢故違禁旨，自陷重辟。但敵勢既異昔強，我兵亦非昔怯，不當援以為例。夫先帝禁開馬市，未禁北敵之納款。今敵求貢市，不過如遼東、開原、廣寧之規，商人自以有

無貿易，非請復開馬市也。俺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，震驚宸嚴，流毒畿輔，莫收遏劉功者，緣議論太多，文網牽制，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。昨秋，俺答東行，京師戒嚴，至倡運磚聚灰塞門乘城之計。今納款求貢，又必責以久要，欲保百年無事，否則治首事之罪。豈惟臣等不能逆料，他時雖俺答亦恐能保其身，不能制諸部於身後也。夫拒敵甚易，執先帝禁旨，一言可決。但敵既不得請，懷憤而去，縱以把漢之故，不擾宣、大，而土蠻三衛歲窺薊、遼，吉能、賓兔侵擾西鄙，息警無時，財務殫絀，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。昔也先以克減馬價而稱兵，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，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，此皆前代封貢故事。夫揆之時勢，既當俯從，考之典故，非今創始。堂堂天朝，容荒服之來王，昭聖圖之廣大，以示東西諸部，傳天下萬世，諸臣何疑憚而不為耶？」因條封貢八事以上。

詔下廷議。定國公徐文璧、侍郎張四維以下二十二人以為可許，英國公張溶、尚書張守直以下十七人以為不可許。尚書朱衡等五人言封貢便、互市不便，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狀。郭乾悉上眾議。會帝御經筵，閣臣面請外示羈縻，內修守備。乃詔封俺答順義王，名所居城曰歸化；昆都力、辛愛等皆授官；封把漢昭勇將軍，指揮使如故。俺答率諸部受詔甚恭，使使貢馬，執趙全余黨以獻。帝嘉其誠，賜金幣。又雜采崇古及廷臣議，賜王印，給食用，加撫賞，惟貢使不聽入京。

河套吉能亦如約請命。以事在陝西，下總督王之誥議。之誥欲令吉能一二年不犯，方許封貢。崇古復上疏曰：「俺答、吉能親為叔侄，首尾相應。今收其叔而縱其侄，錮其首而舒其臂，俺答必呼吉能之眾就市河東宣、大；商販不能給，而吉能糾俺答擾陝西，四鎮之憂方大矣。」帝然其言，亦授吉能都督同知。崇古乃廣召商販，聽令貿易。布帛、菽粟、皮革遠自江淮、湖廣輻輳塞下，因收其稅以充犒賞。其大小部長則官給金繒，歲市馬各有數。崇古仍歲詣弘賜堡宣諭威德。諸部羅拜，無敢嘩者。自是邊境休息。東起延、永，西抵嘉峪七鎮，數千里軍民樂業，不用兵革，歲省費什七。詔進太子太保。

萬歷初，召理戎政。給事中劉鉉劾崇古行賄營遷，詔責鉉妄言。已，加少保，遷刑部尚書，改兵部。初，俺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。既通款，其從孫切盡臺吉連歲盜番，不得誌，求俺答西援。崇古每作書止之，俺答亦報書謝。是年，俺答請與三鎮通事約誓，欲西迎佛。崇古上言：「西行非俺答意，且以迎佛為名，不可沮，宜飭邊鎮嚴守備，而陰泄其謀於番族以示恩。」於是鉉及同官彭應時、南京御史陳堂交章論崇古弛防徇敵。崇古疏辯乞休。帝優詔報之，令勿以人言介意。給事中尹瑾、御史高維崧再劾之，崇古力請致仕，帝乃允歸。

俺答既死，辛愛、擯力克相繼襲封。十五年，詔以崇古竭忠首事，三封告成，蔭一子世錦衣千戶，有司以禮存問。又二年卒。贈太保，謚襄毅。

崇古身歷七鎮，勛著邊陲。封貢之初，廷議紛呶，有為危言撼帝者。閣臣力持之，乃得成功。順義歸款二十年，崇古乃歿。總督梅友松撫馭失宜，西邊始擾，而禍已紓於嘉靖時，宣、大則歸款迄明季不變。

子謙

萬歷五年進士。官工部主事，榷稅杭州。羅木營兵變，脅執巡撫吳善言。謙馳諭之乃解。終太僕少卿。孫之楨，以蔭累官太子太保、左都督，掌錦衣衛事凡十有七年；之采，萬歷二十六年進士，官兵部右侍郎，陝西三邊總督。

李棠

長沙人。由吏部郎中累遷右副都御史，巡撫南、贛。督僉事諸察討平韶州山賊。終南京吏部右侍郎。仕宦三十年，以介潔稱。天啟初，追謚恭懿。

方逢時

字行之，嘉魚人。嘉靖二十年進士。授宜興知縣，再徙寧津、曲周。擢戶部主事，歷工部郎中，遷寧國知府。廣東、江西盜起，詔於興寧、程鄉、安遠、武平間築伸威鎮，擢逢時廣東兵備副使，與參將俞大猷鎮之。已而程鄉賊平，移巡惠州。

隆慶初，改宣府口北道，加右參政。旋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遼東。四年正月，移大同。俺答犯威遠堡，別部千餘騎攻靖鹵，伏兵卻之。其冬，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，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：「機不可失也。」遣中軍康綸率騎五百往受之。與崇古定計，挾把漢以索叛人趙全等。遣百戶鮑崇德出雲石堡語俺答部下五奴柱曰：「欲還把漢則速納款，若以兵來，是趣之死矣。」五奴柱白俺答，邀入營，說以執趙全易把漢。俺答心動，遣火力赤致書逢時。而全方從臾用兵，俺答又惑之，令其子辛愛將二萬騎入弘賜堡，兄子永邵卜趨威遠堡，自率眾犯平虜城。逢時曰：「此必趙全謀也。」全嘗投書逢時，言悔禍思漢，欲復歸中國。逢時以示俺答，俺答大驚，有執全意。及戰，又不利，乃引退。辛愛

猶未知，奄至大同。逢時使人持把漢箭示之曰：「吾已與而父約，以報汝。」辛愛執箭泣曰：「此吾弟鐵背臺吉故物也，我來求把漢，把漢既授官，又有成約，當更計之。」乃遣部下啞都善入見。逢時曉以大義，犒而遣之。辛愛喜，因使求幣，逢時笑曰：「臺吉，豪傑也，若納款，方重加爵賞，何愛此區區，損盛名。」辛愛大慚，復遣啞都善來謝曰：「邊人不知書，蒙太師教，幸甚。俺答使者至故將田世威所，世威亦讓之曰：「爾來求和，兵何為者？」使者還報俺答，召辛愛還。辛愛東行，宣府總兵官趙苛遏之，復由大同北去。於是巡按御史姚繼可劾逢時輒通寇使，屏人語，導之東行，嫁禍鄰鎮。大學士高拱曰：「撫臣臨機設策，何可泄也。但當觀後效，不宜先事輒易。」帝然之。俺答乃遣使定約，夜召全等計事，即帳中縛之送大同。逢時受之，崇古亦送把漢歸。逢時以功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。甫拜命，以憂歸。後崇古入理京營，神宗問誰可代者，大學士張居正以逢時對。

萬歷初，起故官，總督宣、大、山西軍務。始逢時與崇古共決大計，而貢市之議崇古獨成之。逢時復代崇古，乃申明約信。兩人首尾共濟，邊境遂安。逢時分巡口北，時親行塞外，自龍門盤道墩以東至靖湖堡山梁一百餘里，形勢聯絡，嘆曰：「此山天險。若修鑿，北可達獨石，南可援南山，誠陵京一藩籬也。」及赴陽和，道居庸，出關見邊務修舉，欲並遂前計。上疏曰：「獨石在宣府北，三面鄰敵，勢極孤懸。懷、永與陵寢止限一山，所系尤重。其地本相屬，而經行之路尚在塞外，以故聲援不便。若設盤道之險，舍迂就徑，自龍門黑峪以達寧遠，經行三十里，南山、獨石皆可朝發夕至，不惟拓地百里，亦可漸資屯牧，於戰守皆利。」遂與巡撫吳兌經營修築，設兵戍守。累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，總督如故，加太子少保。

五年，召理戎政。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，逢時臨赴闕，上疏曰：

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，代崇古任，賴陛下神武，八年以來，九邊生齒日繁，守備日固，田野日辟，商賈日通，邊民始知有生之樂。北部輸誠效貢，莫敢渝約，歲時請求，隨宜與之，得一果餅，輒稽首歡笑。有掠人要賞，如打喇明安兔者，告俺答罰治，即俯首聽命。而異議者或曰「敵使充斥為害」，或曰「日益費耗，彼欲終不可足」，或曰「與寇益狎，隱憂叵測」。此言心則忠矣，事機或未睹也。

夫使者之入，多者八九人，少者二三人，朝至夕去，守貢之使，賞至即歸，何有充斥。財貨之費，有市本，有撫賞，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，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，太僕馬價十數萬，十才二三耳。而民間耕獲之入，市賈之利不與焉。所省甚多，何有耗費。

乃若所憂則有之，然非隱也。方庚午以前，三軍暴骨，萬姓流離，城郭丘墟，芻糧耗竭，邊臣首領不保，朝廷為旰食。七八年來，幸無此事矣。若使臣等處置乖方，吝小費而虧大信，使一旦肆行侵掠，則前日之憂立見，何隱之有哉？

其所不可知者，俺答老矣，誠恐數年之後，此人既死，諸部無所統一，其中狡黠，互相爭構，假托異辭，遂行侵擾。此則時變之或然，而不可預料者。在我處之，亦惟罷貢絕市，閉關固壘以待。仍禁邊將毋得輕舉，使曲常在彼，而直常在我。因機處置，顧後人方略何如耳。夫封疆之事，無定形亦無定機，惟朝廷任用得人，處置適宜，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？臣又聞之，禦戎無上策。征戰禍也，和親辱也，賂遺恥心。今曰貢，則非和親矣；曰市，則非賂遺矣；既貢且市，則無征戰矣。臣幸藉威靈，制伏強梗，得免斧鉞之誅。今受命還朝，不復與聞閫外之事，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，輒有敷陳，國是搖惑。內則邊臣畏縮，外則部落攜貳，事機乖迕，後悔無及。臣雖得去，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，謹列上五事。

至京，復奏上款貢圖。尋代崇古為尚書，署吏部事，加太子太保。以平兩廣功，進少保。累疏致仕歸，禦書「盡忠」字賜之。二十四年卒。

逢時才略明練。處置邊事，皆協機宜。其功名與崇古相亞，稱「方、王」雲。

吳兌

字君澤，紹興山陰人。嘉靖三十八年進士。授兵部主事。隆慶三年，由郎中遷湖廣參議。調河南，遷薊州兵備副使。五年秋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宣府。兌舉鄉試出高拱門。拱之初罷相也，兌獨送至潞河。及拱再起兼吏部，遂超擢之。釋褐十三年得節鉞，前此未有也。

時俺答初封貢，而昆都力、辛愛陰持兩端，助其主土蠻為患。兌事智計，操縱馴伏之。嘗偵俺答離營獵，從五騎直趨其營。守者愕，控弦。從騎呵之曰：「太師來犒軍耳！」皆拜跪迎導，且獻酪。兌遍閱廬帳，抵暮還。市者或潛盜所鬻馬，兌使人棓擊之，曰：「後復盜，即閉關停市。」諸部追究所奪馬，並執其人以謝。辛愛復擾邊，俺答曰「宣、大，我市場也。」戒勿動。然辛愛猶傑驁，俺答常以己馬代入貢。既得賞賜，抵地不肯受，又遣兵掠車夷。車夷者，不知其所出，自嘉靖中徙至，與史夷雜居，皆宣鎮保塞屬也。辛愛掠之，以其長革固去，其二比妓來駐龍門教場。兌以史、車唇齒，車被掠，史

益孤，奏築堡居之。使使詰責辛愛，令還革固而勒其比妓遠邊。辛愛誘比妓五蘭且沁、威兀慎，歲盜葛峪堡器甲、牛羊。兌皆付三娘子罰治。三娘子有盛寵於俺答，辛愛嫉妒，數詛詈之。三娘子入貢，宿兌軍中，訴其事。兌贈以八寶冠、百鳳雲衣、紅骨朵雲裙，三娘子以此為兌盡力。辛愛、擯力克相繼襲王，皆妻三娘子，三娘子主貢市者三世。昆都力嘗求封王，會病死，其子青把都擁兵至塞，多所要挾。兌諭以禍福，而耀武震之。青把都懼，貢如初，其女東桂嫁朵顏都督長昂，嘗隨父入貢，訴其貧。兌諭其昆弟，每一馬分一緡畀之。後東桂報土蠻別騎掠三岔河東，兌得為備，有功。

萬歷二年春，推款貢功，加兌右副都御史。貢市畢，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。五年夏，代方逢時總督宣、大、山西軍務。俺答西掠瓦剌，聲言迎佛，寄帑於兌，留旗箭為信。尚書王崇古奏上方略，使兌諭俺答繞賀蘭山後行，勿道甘肅；又陰泄其謀於瓦剌。俺答兵遂挫，留青海未歸。而青把都復附土蠻，其部下時入寇。大學士張居正令兌趣俺答東還約束之，青把都亦罰治其下，款貢乃益堅。七年秋，以左侍郎召還部，尋加右都御史，仍佐部事。

九年夏，復以本官總督薊、遼、保定軍務兼巡撫順天。泰寧速把亥與青把都交通，陰入市宣府，而歲犯遼東以要款。朝廷拒不許，兌修義州城備之。明年春，速把亥來寇，總兵官李成梁擊斬之。其弟炒花、侄老撒卜兒悉遁去。詔進兌兵部尚書仍兼右都御史。尋進太子少保，召拜兵部尚書。御史魏允貞劾兌歷附高拱、張居正，且饋馮保金千兩，封識具存。給事王繼光亦言兌受將吏饋遺，御史林休徵助之攻。帝乃允兌去，後數年卒。

孫孟明

襲錦衣千戶，佐許顯純理北司刑。天啟初，讞中書汪文言，頗為之左右。顯純怒，誣孟明藏匿亡命。下本司拷訊，削籍歸。崇禎初，起故官，累遷都督同知，掌衛事。孟明居官貪，以附東林，頗得時譽。子邦輔襲職，亦理北司刑。崇禎末，給事中姜采、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事同日系詔獄，帝欲置之死，邦輔故緩其獄。帝怒稍解，令嚴訊主使者。邦輔乃略訊即具獄上，詔予杖百，二人由是獲免。

鄭洛

字禹秀，安肅人。嘉靖三十五年進士。除登州推官，征授御史。劾罷嚴嵩黨鄢懋卿、萬寀、萬虞龍。出為四川參議，遷山西參政。佐總督王崇古款俺答有功。萬歷二年，由浙

江左布政使改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山西。移大同，加右副都御史，入為兵部右侍郎。七年，以左侍郎總督宣、大、山西軍務。昆都力子滿五大令銀定入犯，洛奏停貢市，遣使責俺答罰贖駝馬牛羊，乃復許款。三娘子佐俺答主貢市，諸部皆受其約束。及辛愛襲封，年老且病，欲妻三娘子。三娘子不從，率眾西走，辛愛自追之，貢市久不至。洛計三娘子別屬，則辛愛雖王無益，乃使人語之曰：「夫人能歸王，不失恩寵，否則塞上一婦人耳。」三娘子聽命。辛愛更名乞慶哈，貢市惟謹。洛以功加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。十四年，乞慶哈死，子擯力克當襲。三娘子以年長，自練兵萬人，築城別居。洛恐貢市無主，復諭擯力克曰：「夫人三世歸順，汝能與之匹，則王，不然封別有屬也。」擯力克盡逐諸妾，復妻三娘子。遂以明年嗣封，並奏封三娘子忠順夫人。洛乃上疏請定市馬數，宣府不得逾三萬，大同萬四千，山西六千，而申飭將吏嚴備，以防盜竊，且無輕遏其部落馳獵者。帝嘉納之。御史許守恩劾洛。乞歸，不允。自太子少保累加至太子太保，召為戎政尚書。

十八年，洮河用兵，詔兼右都御史，經略陝西、延、寧、甘肅及宣、大、山西邊務。松套賓兔等屢越甘肅侵擾河、湟諸番。及俺答迎佛，又建寺於青海，奏賜名仰華，留永邵卜別部把爾戶及丙兔、火落赤守之，俱牧海上。他部往來者，率取道甘肅，甘肅鎮臣以通款弗禁也。丙兔死，其子真相進據莽剌川，火落赤據捏工川，益並吞番族。河套都督卜失兔亦遣使邀擯力克，擯力克遺洛書，以赴仰華為名。洛使從塞外行，又諭忠順夫人曰：「彼中撫賞不能多，且王家在東，恐有內顧憂也。」擯力克遂行。未至，把爾戶部卒闌入西寧。副總兵李奎方醉，單騎馳之。卒持鞚自白，為奎所斫，遂大噪，射奎死。火落赤、真相進圍舊洮州，副總兵李聯芳敗歿。入臨洮、河州、渭源，總兵官劉承嗣失利，遊擊李芳等皆死。當是時，擯力克已至仰華，火落赤、真相益挾為重，關中大震，惟把爾戶不助逆。事聞，詔洛經略七鎮，以僉事萬世德、兵部員外郎梁雲龍隨軍贊畫，而停擯力克貢市。俄罷總督梅友松，命洛兼領其事。洛以洮河之禍，由縱敵入青海，乃馳至甘肅，令曰：「北部自青海歸巢者，聽假道；自巢入青海者，即勒兵拒之。」未幾，卜失兔至水泉，欲趨青海。總兵官張臣與相持月餘，洛設伏掩擊之，卜失兔僅以身免。莊禿賴後至，聞之亦退去。

明年，洛與雲龍入西寧，控扼青海。擯力克聞之，西徙二百里，還洮河所掠人口，與忠順夫人輸罪請歸。火落赤、真相亦夜去，兩川余黨留莽敕南山。洛慮諸部約結，先遣使趣擯力克北歸，別遣雲龍、世德收番族以弱其勢，而具以狀奏聞。言：「自順義南牧，借途收番，子女牛羊皆有之，生死唯所制。洮河之役，遂為向導，番戎之勢不分，則心腹之患無已。臣鼓舞勞來，招回諸番八萬餘人，皆陛下威德所致。」且具陳收番有六利。

是時，撦力克觀望不即歸，洛與相羈縻，先遣總兵官尤繼先擊走莽剌余寇。督撫魏學曾、葉夢熊等請決戰，夢熊又騰書都下，洛疏持不可。夢熊乃調苗兵三千為選鋒，詆洛為秦檜、賈似道。會撦力克北歸謝罪，乞復貢市，洛乃進兵青海，走火落赤、真相，焚仰華，置戍西寧、歸德而還。尚書石星以宣、大事急，請速召洛究款戰之計。洛既至，與總督蕭大亨、巡撫王世揚、邢玠等上疏曰：「撦力克諉罪火落赤、真相，桀驁之狀已斂。且其部落數千里，部長十餘輩。在巢保疆者，宣鎮則青把都兄弟未嘗東窺薊、遼，而兀慎、擺腰五路之在新平，馴服猶故。在西行牧者，不他失未嘗窺莽、捏，而大成比妓則又歸巢獨先。今以一人之罪，概絕諸部，消往日之恩，開將來之隙，臣未見其可。今史二外叛，屢犯邊疆，若令順義王縛獻以著信，然後酌議市賞，在我固未為失策也。」議遂定。尋加少保，仍召理戎政。順義王果縛史二來獻，復款如故。

初，閱邊給事中張棟言，洮河之衄，殞將喪師，洛為其所輕，故東西移帳自便。太僕寺丞徐琰復詆洛，乞處分以除誤國之罪。棟再疏劾洛欺罔，給事中章尚學亦請令洛回宣、大。至是撦力克歸，棟又言：「火、真亂首，順義亂階，洛宜除兇雪恥，乃虛詞誘敵，而重利媚之。今火、真依海為窟，出沒如故，洛輒侈然敘文武勞。乞敕所司，毋徇洛請。」洛乃謝病歸。尚書星言洛無重利啖敵事，且有威望，不宜久棄。逾三年，官軍與番人夾擊把爾戶於西寧，大破之。星復奏洛收番之功，再詔起用。當時以洛有物議，卒不推也。卒，贈太保，謚襄敏。

張學顏

字子愚，肥鄉人。生九月失母，事繼母以孝聞。親喪廬墓，有白雀來巢。登嘉靖三十二年進士，由曲沃知縣入為工科給事中。遷山西參議，以總督江東劾去官。事白，遷永平兵備副使，再調薊州。俺答封順義王，察罕土門汗語其下曰：「俺答，奴也，而封王，吾顧弗如。」挾三衛窺遼，欲以求王。而海、建諸部日強，皆建國稱汗。大將王治道、郎得功戰死，遼人大恐。隆慶五年二月，遼撫李秋免，大學士高拱欲用學顏，或疑之，拱曰：「張生卓犖倜儻，人未之識也，置諸盤錯，利器當見。」侍郎魏學曾後至，拱迎問曰：「遼撫誰可者？」學曾思良久，曰：「張學顏可。」拱喜曰：「得之矣。」遂以其名上，進右僉都御史，巡撫遼東。

遼鎮邊長二千餘里，城砦一百二十所，三面鄰敵。官軍七萬二千，月給米一石，折銀二錢五分，馬則冬春給料，月折銀一錢八分，即歲稔不足支數日。自嘉靖戊午大饑，士馬逃故者三分之二。前撫王之誥、魏學曾相繼綏輯，未復全盛之半。繼以荒旱，餓莩枕籍。

學顏首請振恤，實軍伍，招流移，治甲仗，市戰馬，信賞罰。黜懦將數人，創平陽堡以通兩河，移遊擊於正安堡以衛鎮城，戰守具悉就經畫。大將李成梁敢力戰深入，而學顏則以收保為完策，敵至無所亡失，敵退備如初，公私力完，漸復其舊。十一月，與成梁破土蠻卓山，進右副都御史。明年春，土蠻謀入寇，聞有備而止。

奸民闌出海上，踞三十六島。閱視侍郎汪道昆議緝捕，學顏謂緝捕非便。命李成梁按兵海上，示將加誅，別遣使招諭，許免差役。未半載，招還四千四百餘口，積患以消。秋，建州都督王杲以索降人不得，入掠撫順，守將賈汝翼詰責之。杲益憾，約諸部為寇，副總兵趙完責汝翼啟釁，學顏奏曰：「汝翼卻杲饋遺，懲其違抗，實伸國威，苟緣此罷斥，是進退邊將皆敵主之矣。臣謂宜諭王杲送還俘掠，否則調兵剿殺，毋事姑息以蓄禍。」趙完懼，饋金貂，學顏發之，詔逮完，而宣諭王杲如學顏策。諸部聞大兵且出，悉竄匿山谷。杲懼，十二月約海西王臺送俘獲就款，學顏因而撫之。

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孤山堡，巡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，然與遼鎮聲援不接。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，轄六堡一十二城，分守瑷陽。又以其地不毛，欲移置寬佃，以時絀不果。萬歷初，李成梁議移孤山堡於張其哈佃，移險山五堡於寬佃、長佃、雙墩、長領散等。皆據膏腴，扼要害。而邊人苦遠役，出怨言。工甫興，王杲復犯邊，殺遊擊裴承祖。巡按御史亟請罷役，學顏不可，曰：「如此則示弱也。」即日巡塞上，撫定王兀堂諸部，聽於所在貿易。卒築寬佃，斥地二百餘里。於是撫順以北，清河以南，皆遵約束。明年冬，發兵誅王杲，大破之，追奔至紅力寨。張居正第學顏功在總督楊兆上，加兵部侍郎。

五年夏，土蠻大集諸部犯錦州，要求封王。學顏奏曰：「敵方憑陵，而與之通，是畏之也。制和者在彼，其和必不可久。且無功與有功同封，犯順與效順同賞，既取輕諸部，亦見笑俺答。臣等謹以正言卻之。」會大雨，敵亦引退。其冬，召為戎政侍郎，加右都御史。未受代，而土蠻約泰寧速把亥分犯遼、瀋、開原。明年正月破敵劈山，殺其長阿醜臺等五人，學顏遂還部。逾年，拜戶部尚書。

時張居正當國，以學顏精心計，深倚任之。學顏撰會計錄以勾稽出納。又奏列清丈條例，厘兩京、山東、陝西勛戚莊田，清溢額、脫漏、詭借諸弊。又通行天下，得官民屯牧湖陂八十餘萬頃。民困賠累者，以其賦抵之。自正、嘉虛耗之後，至萬歷十年間，最稱富庶，學顏有力焉。然是時宮闈用度汰侈，多所征索。學顏隨事納諫，得停發太倉銀十萬兩，減雲南黃金課一千兩，余多弗能執爭。而金花銀歲增二十萬兩，遂為定額。人亦以

是少之。

十一年四月，改兵部尚書，時方興內操，選內豎二千人雜廝養訓練，發太僕寺馬三千給之。學顏執不與馬，又請停內操，皆不聽。其年秋，車駕自山陵還，學顏上疏曰：「皇上恭奉聖母，扶輦前驅，拜祀陵園，考卜壽域，六軍將士十餘萬，部伍齊肅。惟內操隨駕軍士，進止自恣。前至涼水河，喧爭無紀律，奔逸沖突，上動天顏。今車駕已還，猶未解散。謹稽舊制，營軍隨駕郊祀，始受甲於內庫，事畢即還。宮中惟長隨內侍許佩弓矢。又律：不系宿衛軍士，持寸刃入宮殿門者，絞；入皇城門者，戍邊衛。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深且遠。今皇城內被甲乘馬持鋒刃，科道不得糾巡，臣部不得檢閱。又招集廝養仆隸，出入禁苑，萬一驟起邪心，朋謀倡亂，嘩於內則外臣不敢入，嘩於夜則外兵不及知，嘩於都城白晝則曰天子親兵也，驅之不肯散，捕之莫敢攖。正德中，西城練兵之事，良可鑒也。」疏上，宦豎皆切齒，為蜚語中傷。神宗察知之，詰責主使者。學顏得免，然亦不能用也。

考滿，加太子少保。雲南嶽鳳、罕虔平，進太子太保。時張居正既歿，朝論大異。初，御史劉臺以劾居正得罪，學顏復論其贓私。御史馮景隆論李成梁飾功，學顏亟稱成梁十大捷非妄，景隆坐貶斥。學顏故為居正所厚，與李成梁共事久，物論皆以學顏黨於居正、成梁。御史孫繼先、曾乾亨、給事中黃道瞻交章論學顏。學顏疏辯求去，又請留道瞻，不聽。明年，順天府通判周弘禴又論學顏交通太監張鯨，神宗皆黜之於外。學顏八疏乞休，許致仕去。二十六年；卒於家。贈少保。

張佳胤

字肖甫，銅梁人。嘉靖二十九年進士。知滑縣。劇盜高章者，詐為緹騎，直入官署，劫佳胤索帑金。佳胤色不變，偽書券貸金，悉署遊僥名，召入立擒賊，由此知名。擢戶部主事，改職方，遷禮部郎中。以風霾考察，謫陳州同知。歷遷按察使。

隆慶五年冬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應天十府。安慶兵變，坐勘獄辭不合，調南京鴻臚卿，就遷光祿。進右副都御史，巡撫保定，道聞喪歸。

萬歷七年，起故官，巡撫陝西。未上，改宣府。時青把都已服，其弟滿五大猶桀驁，所部八賴掠塞外史、車二部，總兵官麻錦擒之。佳胤命錦縛八賴將斬，而身馳赦之，八賴叩頭誓不敢犯邊。後與總督鄭洛計服滿五大。入為兵部右侍郎。

十年春，浙江巡撫吳善言奉詔減月餉。東、西二營兵馬文英、劉廷用等構黨大噪，縛毆善言。張居正以佳胤才，令兼右僉都御史代善言。甫入境，而杭民以行保甲故，亦亂。佳胤問告者曰：「亂兵與亂民合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佳胤喜曰：「速驅之，尚可離而二也。」既至，民剽益甚。佳胤從數卒佯問民所苦，下令除之。眾益張，夜掠巨室，火光燭天。佳胤召遊擊徐景星諭二營兵，令討亂民自贖。擒百五十人，斬其三之一。乃佯召文英、廷用，予冠帶。而密屬景星捕七人，並文英、廷用斬之。二亂悉定。帝優詔褒美。尋以左侍郎還部，錄功，加右都御史。

未幾，拜戎政尚書，尋兼右副都御史，總督薊、遼、保定軍務。以李成梁擊斬逞加努功，加太子少保。成梁破土蠻沈陽，復進太子太保。召還理部事。敘勞，予一品誥。御史許守恩劾佳胤營獲本兵，御史徐元復劾之，遂三疏謝病歸。越二年卒。贈少保。天啟初，謚襄憲。

殷正茂

字養實，歙人。嘉靖二十六年進士。由行人選兵科給事中。劾罷南京刑部侍郎沈應龍。歷廣西、雲南、湖廣兵備副使，遷江西按察使。隆慶初，古田僮韋銀豹、黃朝猛反。銀豹父朝威自弘治中敗官兵於三厄，殺副總兵馬俊、參議馬鉉，正德中嘗陷洛容。嘉靖時，銀豹及朝猛劫殺參政黎民衷，提督侍郎吳桂芳遣典史廖元招降之。遷元主簿以守，而銀豹數反覆。隆慶三年冬，廷議大征。擢正茂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。正茂與提督李遷調土、漢兵十四萬，令總兵俞大猷將之。先奪牛河、三厄險，諸軍連克東山鳳凰寨，蹙之潮水。廖元誘僮人斬朝猛，銀豹窮，令其黨陰斬貌類己者以獻。捷聞，進兵部右侍郎，巡撫如故。改古田為永寧州，設副使參將鎮守。未幾，僉事金柱捕得銀豹，正茂因自劾。詔磔銀豹京師，置正茂不問。

尋代遷提督兩廣軍務。當是時，群盜惠州藍一清、賴元爵，潮州林道乾、林鳳、諸良寶，瓊州李茂，處處屯結。廣中日告警，倭又數為害。正茂議守巡官畫地分守，而徙瀕海謫戍之民於雲南、川、湖，絕倭向導。乃令總兵官張元勛、參政江一麟等先後殺倭千餘，以次盡平諸盜。廣西巡撫郭應聘亦奏平懷遠、洛容瑤，語詳元勛及李錫傳。正茂以功累加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。倭復陷銅鼓、雙魚，元勛大破之儒峒；犯電白，正茂剿殺千餘人。嶺表略定。

萬歷三年，召為南京戶部尚書，以淩雲翼代。明年，改北部。疏請節用，又諫止采買珠寶。而張居正以正茂所饋鵝翦轉奉慈寧太后為坐褥。李幼孜與爭寵，嗾言官詹沂等劾之。遂屢引疾。六年，致仕歸。久之，起南京刑部尚書。居正卒之明年，御史張應詔言，正茂以金盤二，植珊瑚其中，高三尺許，賂居正，復取金珠、翡翠、象牙饋馮保及居正家人遊七。正茂疏辨，請告，許之。二十年卒。

正茂在廣時，任法嚴，道將以下奉行惟謹。然性貪，歲受屬吏金萬計。初征古田，大學士高拱曰：「吾捐百萬金予正茂，縱幹沒者半，然事可立辦。」時以拱為善用人。

李遷

字子安，新建人。嘉靖二十年進士。隆慶四年官南京兵部右侍郎，以左侍郎總督兩廣。給事中光懋言兩廣向設提督，事權畫一，今兩巡撫相牽掣，不便。乃改遷提督兼巡撫廣東，而特命正茂為廣西巡撫。後遂為定制。以平銀豹功加右都御史。尋討惠、潮山寇，俘斬千二百餘級。召為刑部尚書。引疾歸，卒。謚恭介。遷出入中外三十年，不妄取一錢。年近七十，母終，廬墓。

淩雲翼

字洋山，太倉州人。嘉靖二十六年進士。授南京工部主事。隆慶中，累官右僉都御史，撫治鄖陽。疏論衛所兵消耗之弊，凡六事，多議行。萬歷元年，進右副都御史，巡撫江西。三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提督兩廣軍務，代殷正茂。時寇盜略盡，惟林鳳遁去。鳳初屯錢澳求撫，正茂不許，遂自彭湖奔東番魍港，為福建總兵官胡守仁所敗。是年冬，犯柘林、靖海、碣石，已，復犯福建。守仁追擊至淡水洋，沈其舟二十。賊失利，復入潮州。參政金湝諭降其黨馬誌善、李成等，鳳夜遁。明年秋，把總王望高以呂宋番兵討平之。尋進征羅旁。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、東西兩山間，延袤七百里。成化中，韓雍經略西山，頗安輯，惟東山瑤阻深箐剽掠，有司歲發卒戍守。正茂方建議大征，會遷去。雲翼乃大集兵，令兩廣總兵張元勛、李錫將之。四閱月，克巢五百六十，俘斬、招降四萬二千八百餘人。岑溪六十三山、七山、那留、連城諸處鄰境瑤、僮皆懼。賊首潘積善求撫，雲翼奏設官戍之。論功，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。賜飛魚服。乃改瀧水縣為羅定州，設監司、參將。積患頓息。六年夏，與巡撫吳文華討平河池、哅咳、北三諸瑤，又捕斬廣東大廟諸山賊。嶺表悉定。召為南京工部尚書，就改兵部，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，巡撫淮、揚。河臣潘季馴召入，遂兼督河道。加太子少保。召為

戎政尚書，以病歸。家居驕縱，給事、御史連章劾之。詔奪官，後卒。

雲翼有幹濟才。羅旁之役，繼正茂成功。然喜事好殺戮，為當時所譏。

贊曰：

譚綸、王崇古諸人，受任巖疆，練達兵備，可與余子俊、秦紘先後比跡。考其時，蓋張居正當國，究心於軍謀邊瑣。書疏往復，洞矚機要，委任責成，使得展布，是以各盡其材，事克有濟。觀於此，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